

美人才女呂碧城

● 陳亞芳 (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)

一代詞人才貌出眾

民國初年的女詞人呂碧城，才學出眾，風華絕代，譽滿京華，有一代掃眉才女之稱。深受當時文人雅士，騷人墨客的讚賞和艷羨。然而才高八斗，貌美如花的呂碧城，卻與「情」字無緣，一生未婚。立身社會後，提倡女權，倡導女子獨立自主，可惜在她生長的時代，封建餘緒猶重，以致效果不彰，大多數婦女未獲解放，僅少數婦女知識份子稍紓鬱氣，呂碧城為其中之一。晚年她潛心向佛，悲天憫人，志行高潔，令人崇佩。

美人才女呂碧城

呂碧城(一八八三—一九四三)幼名蘭清，字遁天，又號聖因，碧城是她發表詩詞時用的名字，傳播日廣，遂淹沒了她的本名。呂碧城於一八八三年(清光緒九年)生於山西太原，當時他的父親呂鳳歧在山西作官，為學政使，她在父親的官署內出生，是她父親的第三個女兒，上有長姐呂清揚，字惠如，次姐美蓀，亦名梅生、眉生，三姊妹均以工詩文，善書畫聞名於世。

天津大公報社長英斂之曾經刊行呂氏三姊妹集問世，為三姊妹存世最完整的作品。

不過，在台灣有芝翁高拜石所撰「古春風樓瑣記」中，指呂碧城尚有一妹，名呂坤秀，也善詩能文，但才氣不如諸姐。如此則呂氏有四姐妹，但無資料可証，遂成懸案。

呂碧城的原籍是安徽旌德縣，她的父親呂鳳歧為光緒三年的進士又點了翰林，遊宦各地，做的都是學政官。

呂碧城出生不久，其父即罷官歸里，她隨父母回到故鄉，不久，又遷居六安縣城。幼年時期的呂碧城長得眉清目秀，聰明伶俐，在姐妹之中最受父親寵愛，五歲那年，她隨父親在花園中散步，父親信口說了一句：

「春風吹楊柳」，小小的呂碧城也信口答道：

「秋雨打梧桐」，使其父大為驚奇。於是立即給女兒取了個名字「聖因」，因和嬰同音，從此父親把她看作寶貝，疼愛有加，悉心傳授她書畫文章，小小年紀的呂碧城，七歲時畫的山水畫，已有模有樣，十二歲時寫的文章已是句句珠璣，深厚的國學素養，奠

定了她吟詩填詞的良好基礎。

家道中落依附舅氏

一八九五年(光緒廿一年)，其父突然中風去世，家中盡是女流，母親嚴氏是父親的繼室，在宗族中不受重視，於是她父親的侄兒們搶掠遺產，弄得家徒四壁，母親領著女兒們，一籌莫展，以淚洗面。偏偏禍不單行，屢遭厄運，她的堂兄弟們奪產後，又慫恿土匪，把她的母親擄去，土匪以為學政夫人必有銀兩，其實她們早已三餐不繼。呂母被擄後，幸虧其父呂鳳歧的好友，當時正在江寧府任布政使的樊增祥(樊樊山)派兵救援，打跑土匪，母親嚴氏才免遭橫禍。

脫險後的呂母和女兒們仍是生計艱困，這時，在天津塘沽任鹽運使的舅父嚴鳳笙獲知她們的窘狀，於一八九七年把她們接到塘沽，一家人才有了安定的生活。在去塘沽之前，還發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呂碧城在九歲時由父母作主，和鄰近孫村的汪姓人家訂有婚約，由於呂家家道中落，汪家悔婚，強行解

除了婚約，年幼無知的呂碧城，對此事沒什麼感受，只是依民間習俗覺得沒面子而已。

由於舅父照顧，生活改善，呂碧城在塘沽的童年是安定而歡愉的，她在塘沽住了七年，發憤讀了一些書，學業很有進境。這位童年飽受創傷的才女，這時已是十九歲的美麗佳人，內心埋下倡導女權，爭取平等自由的思想，不再依附男子，由她早年的首「七律書懷」詩明顯的流露出來：

眼看滄海竟成塵，寂鎖荒陬百感頻。
流俗待看除舊弊，深閨有願作新民。
江湖以外留餘興，脂粉陣中惜此身。
誰起平權倡獨立，普天尺蠖待同伸。

受責離家任職報館

一九〇三年春天，呂碧城的生命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她在這一年的農曆新年，結識了鹽運署秘書方小洲的夫人，方夫人也是位知識女青年，在天津大公報館任職，回到塘沽過年，兩個年輕的才女一見如故，相談甚歡，呂碧城和方夫人約定，要在過年後到天津去訪問女子學校。不幸，臨行時，遭到思想守舊的舅父橫加阻止和痛責，年輕氣盛的呂碧城一怒之下，離家出走，在方夫人離去的第二天，隻身登上火車到了天津，可是身無分文，無以維生，在一位好心婦人的協助下寫了一封信給方夫人，信中概述了她的女權思想、未來的抱負，和離家出走的原因

，並請方夫人代她謀職，信末即署名呂碧城，從此即以此為名。

方夫人把這封信給大公報社長英斂之（前台大外文系主任英千里之父），受過西洋教育的英斂之閱後對她極為欣賞，認為新思想在守舊的中國極為難得，於是親邀呂碧城到報館任助理編輯，使雙十年華的呂碧城，成了鳳毛麟角的職業婦女。

一九〇三年三月廿三日，呂碧城在大公報發表第一首新詞：「滿江紅感懷」：

晦黯神州，欣曙光一線遙射。問何人女權高唱，若安達克？雪浪千尋悲孽海，風潮廿紀看東亞。聽青閨揮涕發狂言，君休訝。

幽與閑，如長夜，羈與絆，無休歇。叩帝閭不見，憤懷難泄。遍地離魂招未得，一腔熱血無從洒。鳴蛙居井底，願頻達，情空惹。

此後，呂碧城經常有詩詞作品刊登在大公報上，旅京的詩詞名家如樊樊山、易實甫、英斂之等都非常稱讚，經常為人讚頌，尤其是英斂之，指她的作品「清新雋逸，別出心裁」。由於嘉評如潮，使這位初出茅廬的女娃娃，頓時躍登詩詞名家之列。知道她生活處境的熱心人士，更紛紛饋贈衣物、金錢、脂粉及香皂等日用品，以解除她的生活困境。當時任清室內廷秘史的膠珊如有詩讚之曰：

「飛將詞壇冠衆英，天生宿慧啟文明。
絳帷獨擁人爭羨，到處咸推呂碧城。」

一九〇五年三月，英斂之為她出版了「呂氏三姐妹集」，親撰序文推介，使呂碧城聲名大噪，京津地區的報紙，紛紛邀她主持筆政，訪客雲集，應接不暇。數年後，她回憶當時的情景，還風趣的說：「余之激成自立，以迄今日者，皆舅氏一罵之功也。」

在眾多的訪客之中，給她印象最深，影響最大的是革命先烈鑑湖女俠秋瑾，一九〇四年，秋瑾東渡日本前夕，正在北京從事革命活動，亦署號「碧城」。北京很多人常把呂碧城的作品誤認為出自秋瑾的手筆，於是秋瑾特地到天津拜訪了這位同名號的人。那天秋瑾身著男裝，足登官式皂靴，但頭上依然挽著髮髻。大公報館的門役高舉著秋瑾的紅紙名片，向呂碧城報告：「來了一位梳頭的爺們！」呂碧城接過名片一看，上面印著「秋閨瑾」三字，立即趨見。二人一見如故，情同舊友，秋瑾慨然取消其號，與呂碧城結為知交。當晚二人同榻而眠，徹夜長談。秋瑾密勸碧城同赴日本，共圖反清大業，呂碧城解釋說：「余持世界主義，同情政體改革而無滿漢之見。」但她還是暢快地答應為秋瑾的革命活動承擔「文字之役」。後來秋瑾在東京所辦女報的發刊詞，就是呂碧城署名的作品。一九〇七年七月秋瑾被捕，呂碧城也因此險遭不測。七月十五日，秋瑾在紹興軒亭口殉難，由於白色恐怖，無人敢去收屍。呂碧城毅然遣僕偷葬摯友。後來，呂碧城還專程前去秋瑾墓拜謁，並以詩詞表達了

對秋女俠的哀思和敬仰。

在報館工作期間，綺年玉貌的呂碧城，不乏追求者，但她對退婚之恥，耿耿於懷，加之所遇之人，一直沒有才貌足以令她心儀的人物，遂決意獨立自主，不再婚配。

袁世凱協助辦女學

一九一四年冬天，袁世凱心懷帝制，但爲了妝點門面，促使呂碧城的舅父協助呂碧城在天津創辦北洋女子中學，聘她爲「總教習」，而她正想藉此施展「興女學、倡女權、破夫綱、求自立」的理想，遂欣然應命。

一九一六年春天，北洋女中改爲北洋女子師範學校，把北洋女中資質優秀的學生改編入師範生，呂碧城被擢升爲校長，從此，呂碧城一方面在報館執筆政，一方面從事女子教育，她極力主張實業救國，鼓勵婦女多多學習實用的學問且適合婦女從事的醫藥、教育、美術等科，具備真才實學，以求自強自立。一九一六年，北洋女師第一期學生畢業時，呂碧城發表了《論提倡女學之宗旨》，她說：「每謂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又謂女子多才必苦。此等謬論不知創自何人？殊不知，得一多才多學之女人，實爲男子之幸福，有百益無一損。惟望爲男子者，興女學，復女權，共扶救國家之危局。爲女子者，知自慚，求自立，勿甘受蠻野之強權。此固女子之幸，實也男子之幸，不但一家之幸，實爲一國之幸也！」

在擔任校長時，呂碧城抽暇翻譯了「名學淺釋」一書。一九一六年春，全國舉兵討袁，到了六月六日，袁世凱憂懼而死，帝制夢破碎，呂碧城因受過袁世凱的器重，又與其次子袁克文（寒雲）是唱和頻繁的詩友，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冷語。加之軍閥紛爭，天下大亂，使她在北方無法生活下去，遂預備南下遷居上海。

在上海，呂碧城被（時報）聘爲特約記者。面對當時那種「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」的混亂政局，呂碧城似乎意識到自己的幼稚和單純。因此，她一面當記者，一面刻苦攻讀外語，她對英語、德語、法語均有很深的造詣，積極準備去美國留學，希望到海外尋求醫治時弊的「仙丹妙藥」。

一九一七年秋天，呂碧城決定出國進修，在出國之前，她趁工作餘暇，先遊覽故國山河，她到達廬山仙人洞，見神龕上供奉呂洞賓的神像，神像前有卜卦的設施，她以自己的婚事卜了一卦，結果竟和幼時母親爲她卜婚的籤詞完全相同：

「兩地家居共一山，如何似隔鬼門關。日月如梭人易老，許多勞碌不如閑。」呂碧城讀後感到十分驚異，但籤詞的巧合，更堅定了她抱獨身主義的決心。

心地善良的呂碧城，有悲天憫人的個性，她旅行到了南京，和同行的女友沈月華在英國人開設的惠龍旅舍開了兩個豪華房間。但是當她在街頭看到罷工、爭取權益的工人

，雖三餐不繼，貧病交加仍堅持罷工的情形後，兩人立即退掉豪華套房，和貧苦老百姓一樣擠在一個大房間內通鋪的一個上下舖上。遊覽完畢，離開南京時，呂碧城特地捐贈百元給爲聲援罷工而募捐的學生。之後，呂碧城又泛舟吳江，探梅鄞尉，蕩藥西湖，觀潮錢塘，並到湯山溫泉洗塵，莫干別墅消乏。每到一處她都以大量的詩詞抒發自己對錦繡河山的深厚感情，同時她敢把沿途目睹的兵禍災荒，遍野哀鴻以及有感而發的怨愁憤恨傾泄在字裡行間，流露出愛國思想。

半年多的旅遊生涯，是呂碧城在國內詩詞創作的高峰時期。回到上海以後，她將旅途作成詩詞和以前的部分舊稿放在一起定名爲「信芳集」，付梓刊行。「信芳集」問世後，在當時上海詞壇詩苑影響很大，文壇名人樊增祥（樊山）、易實甫（順鼎）、陳飛公（陳完）等人一致推崇，使她的名氣越來越響亮。

留美歸來成爲鉅富

一九一八年秋天，呂碧城踏上留學之路，她以記者身分赴美求學，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，主攻美術歷史和文學。這時期她編譯了「文史綱要」和「美利堅建國史綱」等著作。美國革命的歷史使呂碧城受到很深的影響，思想感情發生了重要變化。她認爲當時歐美的制度已經給人民帶來了自由，而且這種自由「乃革命之果實」，得之不易。回

首中華，山河破碎，哀鴻遍野，時迫勢蹙，不能再等待了，她在紐約自由女神銅像面前寫下了這樣的感想：

值得黃金範，指滄溟神光離合，大千瞻遍。一點華燈高擎處，十獄九淵同燼，是我佛慈悲航艤岸。紮鳳羈龍緣何事，任天空海闊隨舒卷，蒼靄渺，碧波遠。

銜沙精衛空存願，遍人間綠愁紅悴，東風難管。筆路艱辛須求己，莫待五丁揮斷。渾未春光偷賺，花滿西洲開天府，算當時多少頭顱換。銘座右，此殷鑒。

（《金縷曲·紐約自由女神銅像》）

一九二〇年春，呂碧城回國探親，客居在北京飯店。面對街頭滿目瘡痍，神州大地列強稱霸，她不覺淒然淚下。在排雲殿的慈禧畫像面前，呂碧城憂國憂民，以筆代刀，怒斥禍國殃民者的罪惡行徑，在居庸關；呂碧城登上長城，賦詩一首，把秦始皇的築關禦敵同北洋軍閥的開門揖盜作了強烈對比，對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簽訂的賣國協約作了無情的鞭撻。

就這樣，呂碧城帶著一腔憂愁，告別親友，再度赴美求學。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才結束了為期三年多的留學生涯，取道加拿大乘船回國。

一九二二年，呂碧城回到國內，住在上海，這時候軍閥混戰，局勢紊亂，呂碧城實業報國的理想無法實現，乃加入著名的文學社團南社，她卓越的才華，受到南社文人的

欽佩。

當時，上海革命的風潮甚盛，呂碧城雖憂國憂民，卻未投身革命行列，除了藉詩詞作精神寄託外，就在十里洋場玩股票，獲利甚豐，短時間內立成鉅富，除支應自己的龐大開支外，經常捐款給慈善機關及窮苦的百姓。

她雖成了上海豪富，腰纏萬貫，仍掩不住精神的空虛和心靈的寂寞，她憂心國內政局紊亂，有心救國卻無從著力，痛憤之餘，心裡許多牢騷，藉酒澆愁，好在她頗能自制。

旅行歐美到處演說

為了逃避精神折磨，一九二六年她放棄了在上海貴族式的生活，出國漫遊，浪跡歐美，天涯寄蹤。臨行前捐了十萬美元給中華民國紅十字會。

以後一年多的時間內，呂碧城遊覽了歐美大小七國的十多座著名城市，三到羅馬，四臨巴黎，最後定居日內瓦。她寫出長達五萬餘字的「歐美漫遊錄」又名「鴻雪姻緣」寄回國，先後在北京「順天時報」和周瘦鵲主辦的「半月」雜誌上連續刊載。同時，她還寫下了大量詩詞，後來編為「雪繪詞」刊行問世。

此次漫遊，實際上是呂碧城對歐美政治制度所作的一次實地考察，拿來和中國政治體制相比，頗有體會。一九二七年冬天，在

倫敦中國駐英公使的夫人處，呂碧城偶然見到印光法師的佛學傳單「嘉言錄」，細讀後，頓起信心。此後，呂碧城在巴黎開始經常參加佛教會活動，並逐漸謝絕了其它的社交應酬，潛心研究佛學。定居瑞士之後，更以弘揚佛法為己任，編譯了「歐美之光」等書，向國內頻頻介紹佛教在歐洲的活動情況。而且處處照佛旨行事，以慈悲為懷，當她見到一位盲人乞丐冒著風雨在日內瓦湖邊乞討時，就毫不猶豫地從手上摘下一枚碩大的金戒指相贈，盲丐感激涕零，誇她真是耶穌的好信徒，她卻自豪地說：「我不是耶穌的信徒，我中華民國有比耶穌更好的佛教。」

一九二八年冬天，呂碧城在國內報刊撰文呼籲成立「中國保護動物會」，倡導禁止虐殺一切動物，也呼籲姐妹們不要穿革飾羽，提倡素食，一九二八年底她自己完全茹素。

一九二九年五月，呂碧城應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，到維也納參加萬國保護動物大會。她在大會上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廢屠演說，引起到會的廿五國公使和五千多名代表的全場轟動。

維也納六大報紙均在頭版發表了她的講稿和她的巨幅照片。會議結束時，呂碧城特別受到維也納市長的親切會見，許多公使紛紛邀請呂碧城去各國演講，忙得她真是應接不暇。

翌年春天，年近半百的呂碧城在瑞士正

式皈依佛法。遂絕筆文藝，日夕從事佛經編譯，先後用英、法等文字譯有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、《法華經普門品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、《淨土綱要》、《護生雜記》等多種佛教經典，為佛學傳佈歐洲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儘管她已名滿中外，但她在日內瓦的生活仍是淒清的，她在這時所寫的一首玉樓春詞，可說是她生活的寫照：

「人間那是消魂處？咫尺西洲成小住。翠湖三面繞妝樓，柔櫓一雙搖夢雨。

清樽濁引公無渡，體向枝頭聽杜宇，從歌憔悴滯天涯，肯說高寒愁玉宇。」

這時的呂碧城已全心向佛，每日「聞雞起舞吾廬讀陰符」，力圖從佛學研究中求得精神解脫。但是，獨雁孤飛，倦旅天涯，身處「晨昏相背不同天」的異國他鄉，她只能從「蟾影盈虧知漢歷」，那剪不斷理還亂的思鄉之愁，「依然憔悴行吟」。從她一百多首海外新詞中可以看到，浸透思鄉之淚的作品竟達三分之一以上。

在一首《丑奴兒慢》中，她完整地表達了海外求索，天際徘徊的苦衷和夢懷祖國的淒涼心境：

十洲項洞，吾道依何往？對滿眼層樓花雨，那處仙源？浪跡還荒，長征不為勒燕然。塵裝一劍，霜天萬里，羞渡桑乾！

夢影依稀，宣南燈火，江左清淡。正誰向天山探雪，渤海觀瀾？來日奇憂，東風吹

送到雲鬟。梅枝難寄鄉心，淒黯笛語哀頑！

連年兵禍，使呂碧城消極失望，無意東歸。在國內眾親友的頻頻函勸下，才於一九三三年冬天離開瑞士返回祖國。回國後呂碧城仍寓居上海，筆者因參加義勇軍救護大隊，赴東北援馬抗日，未能達成願望，返回上海，受到婦女界前輩馬書城、張默君的獎勵，認識了呂碧城女士，承她指導研習英文、中國文學、繪畫要點，受益良多。呂女士在上海家居，閉門從事佛典纂譯，不與聞世事，完成了《觀無量壽佛經釋論》等佛學著作。一九三六年冬，她再次北上訪舊，重遊故都。她在北京將自己一生寫下的詞作，全部重新整理刪訂了一遍，定名《曉珠詞》，分爲四卷刊行。並在書末附記中說：「浮生有限，學道未成，移情奪境，以詞爲最，風敲池水，狎而玩之，終必沉溺，凜乎其不可留也。」可見她對於倚聲之道，愛好之切，志趣之專，功力之深。

戰爭爆發迨返香港

七七事變後，抗日烽火四起，呂碧城痛恨日本軍閥掀起侵略戰爭，但隻手難撐大局，於是她再度出國，輾轉於歐美諸國，宣揚佛學，鼓吹護生戒殺，希圖藉此喚起侵略者的良心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歐美也遍地狼煙，呂碧城不得已於一九四〇年初迨返香港，本欲返回故地，但香港淪陷，烽火梗阻歸程，遂寄寓香港東蓮覺苑書室，一面繼續

纂譯佛經，一面伺機回國，此一時期，著成「歐美紀事」、「觀音聖感錄」等書。不久，香港亦告淪陷，呂碧城歸夢破碎，在病榻上寫出內心的哀怨：

且消錦樣年華，更莫問天涯水涯。孔雀徘徊，杜鵑歸去，我已無家！（《柳梢青》）

只有斷腸花，那有長生藥？徐市同舟去海東，誰見重還客！

晚年信佛鬱鬱以終

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四日清晨，這位詞壇才女卒因病入膏肓而告香消玉殞。眾親友遵其遺命，將她全部財產布施佛事，並將遺體火化，骨灰和麵爲丸，投諸海中，結緣水族，了卻她澤及動物的心願。

呂碧城終生未嫁，只以文筆爲侶。她一生用過的筆名，有曉珠、寶蓮、清揚、遁天、蘭清、信芳詞侶等。皈依佛教後又有法號曼智。辭世後，有人將她畢生所著數十種各類著作合刊爲《夢雨天華室叢書》以示紀念。一九四八年三月，大陸龍榆生在其所編的《近三百年名家詞選》中，將她列爲殿軍，入選詞作五首。香港當代名作家梁羽生也曾撰文稱呂碧城爲中國第一位女編輯，女權運動的先驅，是獨身終老，沒有愛情遊戲的奇女子。留下重要的著作有「信芳集」、「曉珠詞」、「文史綱要」、「香光小錄」、「曉雪繪詞」、「觀經釋論」等。